



11月26日,苗万俊的房子前荒草萋萋。天冷了,他只好去儿子家住,由于左肺被切除,走几步路呼吸就很吃力。 本报记者 戴伟 摄

消失的肺叶求表扬

31年前救人后失去左肺,如今难获“见义勇为”

本报见习记者 王皇
本报记者 张子森

这是一片肺叶的代价。
11月26日,躺在章丘市埠村镇医院病床上,58岁的苗万俊呼吸急促,胸膛里依然空落落的。

31年前,在辽宁营口零下十几度的冰天雪地里,他跳入水塘,救起一位落水老人。因那次救人,苗万俊肺部感染,在经历两次手术后,左侧肺叶全被切除。

“几十万的外债和越来越差的身体,让我跳楼的心都有了。”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破旧的收音机里传来一丝希望:武汉市民方俊明救人导致截瘫28年后,被当地政府授予“见义勇为”称号。

就像电影《求求你,表扬我》的主角,他也希望除了手上捏了30年的立功证,还能有一个“见义勇为”的肯定。

但无论在山东还是在辽宁,受制于见义勇为的认定时限,他的人生难以被再次认可。



单位发的立功证,苗万俊保存了30多年。

本报记者 戴伟 摄

救人临时工

苗万俊已经记不起救人那天的具体日期,只记得全国文明城市月在那一年开始推行。

藏了30多年的立功证帮他回忆起确切的救人时间,1982年12月31日。

那时,27岁的章丘市埠村镇沙湾村人苗万俊,在辽宁营口市卫生管理处下的一个单位干临时工。这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原本是去盘锦打工,那里有个农场因知青回城缺劳力,但农场的水田逢旱无法耕种,于是他辗转到了营口,找到了这份工作。

营口的12月,冷风刺骨。那天中午下班,他和工友途经西市区五台子饭店,饭店北侧的水塘前正围着一群人。听到有人喊“掉水里了”,他停下了改变自己一生的脚步。

围观的人很多,被围观的是一个头已入水的老人。从小就习水性苗万俊来不及想就直接跳进水塘,“水还没有过我的脖子,但那人已经看不见了,我手一伸就拉到了他后背的衣服,使劲拉,最后救起来了。”

救起老人后,苗万俊立刻被工友们带到了锅炉房取暖。

所幸,水塘常年有饭店的污水排入,还没有结成硬冰,但刺骨的冷水还是给苗万俊的身体种下了不可逆的悲剧种子。

立功证

跳入水塘前,苗万俊甚至不知道那是个老人,也不知人是死是活。“情况危急,那会儿的人讲道德,只想把人拉起来。”

躺在病床上,苗万俊拿出一张从报纸上剪下的照片。“中间的这个就是我,旁边的是那个老人。我自己剪下来留个纪念。”照片上的苗万俊穿着军棉袄、戴着军帽,与现在虚弱的样子相比,年轻又精神。

其实在去东北之前,苗万俊已经救过一次人。他同样不记得日期,只知道自己当时十七八岁。

那是一个夏天,他路过村前河边,看到一个孩子在河里举着手。“头已经没进水里了,我水性好,下去就拉上来了。”

这一幕恰好被现在沙湾村的组织委员任君德撞见,被救的孩子就是他侄女。苗万俊嘱咐任

君德不要声张:“说了家里大人会打孩子,好好教育她不要再下水就行了。”

苗万俊骨子里就是如此低调,在营口救人后,他也低调地过着自己的生活,直到事发几天后,当地一家媒体的记者找到他。

记者带着苗万俊专门去了被救老人家里,俩人聊天的情景被照相机记录下来登上了报纸,这张随后被他剪下的照片也成了一个泛黄的纪念。

当时,苗万俊所在的单位很重视他的救人举动,专门在系统里开大会表彰他,还给他发了立功证:大红的封面上有烫金的“立功证”三个大字,上面是一枚奖章,被“四化立功”五个烫金小字吊着,里面则是他救人的经历和二等功的定论。

在立功证上,苗万俊的身份被定义为“农工”,单位发给这个农工额外的奖品是一面很流行的大镜子,还有几件衣服,“衣服可能是被救老人的孩子给的,他家的孩子在服装厂工作,料子非常好。”

切除肺叶

然而在这次救人后,苗万俊的人生却走向了另一面。

年轻力壮的他开始不断发烧,感冒甚至咳血,到处都治不好。

“救人后身体感觉不大行,没多久就离开了营口,去河北、北京求医。”由于自己是临时工,苗万俊几个月后选择回到章丘老家。

这是他人生中第一个灰暗的阶段。“我觉得日子没有过头了,站在医院楼上就想跳下去。”



免疫力差,苗万俊隔一阵就要到医院输液。 本报记者 戴伟 摄

这个强悍的汉子,哽咽着承认了自己的软弱。

辗转多地求医,同乡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可以治,他慕名而去。那时这个医院仅收治军人,“当时医院的医生知道了我是救人得的病,就给我治了。”手术花了近千元。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病案纸记录了手术过程。手术前后的诊断都为“左下肺及左上肺舌段支气管扩张”,1984年11月5日进行了左肺下叶切除手术,“切了一半左肺。”

出院后,苗万俊说自己当时并不怪任何人,“救人是来不及想的,也是应该的。”

术后恢复得不错,让他的人生重现了十几年的好光景。其间,苗万俊在家干活,做小买卖,还在乡镇企业里干活,也结了婚,生了一女一儿。“日子过得去,在村里我的生活也不是最差的。”

但最近十年,他间断性咳血,2011年7月16日咳血三次,最后一次量大,他住进了章丘市第六医院,诊断为“左肺下叶切除术后左肺上叶支气管扩张”。由于第二次打开胸腔易大出血危及性命,几个大医院不敢再为他开刀。

2011年8月30日,苗万俊转入山东大学第二医院,9月5日在全麻下进行左肺上叶切除术,住院十天后出院。出院诊断为支气管扩张、肺结核。

这次手术他花了八万,左肺被彻底切除后,他再也不能劳动了。

站着说话时,苗万俊要按着右腹才能提起气,躺着说话才能顺气。由于免疫力下降,几乎每个月他都会因低烧到镇上的医

院治疗,定期复查,感觉不适就要随诊。

过期的诉求?

与他30年的看病经历一样,家庭和事业的不顺,也如同梦魇般折磨着他。

11月26日,苗万俊从埠村镇医院出院。随身的钱已经不够交纳医药费,他拒绝了别人垫付的好意,要先回家,等过几天再来交费。

途经他的老房子,屋前长满了衰草。一间猪圈房、一间灶房和一间主房都已上锁,锁门的铁链已长满铁锈,窗玻璃都被尘土覆盖。

他站在沧桑的老屋前,如同一个沧桑故事的注脚。“这是我人生第二次觉得没有希望。”他喃喃地说着,“我不愿意承认自己不行了,但我身体确实不行了。我不想拖累家人,希望政府能够帮我一下。”

他再次想跳下楼去。2009年他已把多年的积蓄投到了村里的石料厂,“但没开几天工就停产了,投的钱都没有了。”

几天前,在只有破旧收音机陪伴的日子里,电波里传来武汉市民方俊明的故事,他似乎看到了希望。

“我们的经历太像了,他28年后可以认定‘见义勇为’,我是否也可以申请‘见义勇为’?”苗万俊翻出立功证,也翻出了心中包裹30多年的那场救人经历。

唯一的诉求传递到村里后,得到了肯定和同情,村里准备为苗万俊申请低保。但对能不能申请“见义勇为证”,至今,村委会、镇政府 and 济南市民政局都无法给出答案。

苗万俊不会上网,他查询不到湖北省对“见义勇为”的认定是没有时间界定的,方俊明的经历对他而言无法复制,因为无论是山东省还是辽宁省,对“见义勇为”的认定都有严格的时间要求。

苗万俊得到的回应只是目前两省相关规定里冰冷的两行字:“申请、举荐确认见义勇为应当自行为发生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情况复杂的,不超过两年”,“申报时限为见义勇为行为发生之日起六个月内;情况复杂的,可以延长,但最长不得超过一年。”

或许,他的人生将就此被见义勇为为立法的缺失和程序的不明确确定为悲剧。